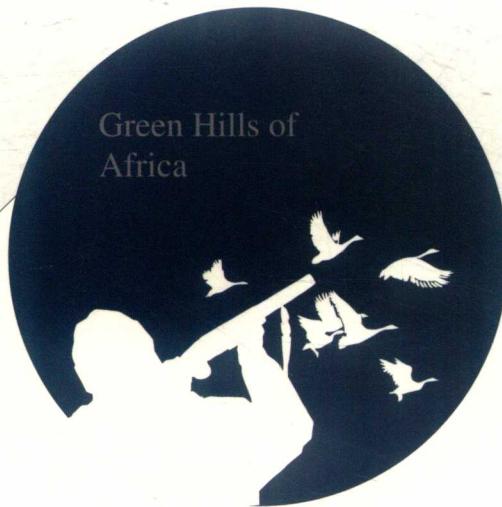




海明威全集

# 非洲的青山

Green Hills of  
Africa



〔美〕海明威著  
俞凌娣 主编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海明威全集

# 非洲的青山

Green Hills of Africa

[美] 海明威 著  
饶 月 译 俞凌婷 主编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非洲的青山 / （美）海明威著；饶月译。—北京：  
现代出版社，2018.6

（海明威全集 / 俞凌婷主编）

ISBN 978-7-5143-7118-5

I. ①非… II. ①海… ②饶… III. ①纪实小说—美  
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09913号

## 非洲的青山

著 者 （美）海明威

译 者 饶 月

主 编 俞凌婷

责任编辑 杨学庆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5264（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7

版 次 2019年1月第1版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7118-5

定 价 36.00元

# 序

众所周知，海明威是一个生活经历异常丰富的知名作家，同时也是一个在世界上享誉盛名并且写作风格鲜明的文学大师。海明威复杂的生活经历描绘了他所有作品的故事曲线，也构成了他作品中丰富多彩的主题。

首先，就个人浅见，有必要剖析一下海明威的成长经历。海明威出生于美国芝加哥以西的一个郊区城镇，人口并不密集，因此给了海明威一个平静、安逸的童年生活。幼时的海明威喜欢读图画书和动物漫画，听稀奇百怪的故事，也热衷于缝纫等各种家事。少年时期，他更喜欢打猎、钓鱼，内心充满了对大自然的好奇与敬畏，这一点在他多部作品中都有体现。在初中时，海明威为两个文学报社撰写了文章，这为他日后成为美国文学史上一颗璀璨的明星打下了基础。高中毕业以后，海明威拒绝上大学，他到了在美国媒体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堪城星报》当了一名记者。虽然他只在《堪城星报》工作了6个月，但这6个月的时间，使他正式开始了写作生涯，并且在文学功底上受到了良好的训练。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海明威不顾家人反对，毅然辞掉了工作，去战地担任了一名救护车司机。战场上的血流成河，令海明威极为震惊。由于多次目睹了战争的残酷，给海明威的创作生涯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灵感。在他早期的小说《永别了，武器》中，他进行了本色创作，揭示了战争的荒唐和残酷的本质，反映了战争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残杀以及战争对人的精神和情感的毁灭。1923年海明威出版了处女作《三个故事和十首

诗》，使他在美国文坛崭露头角。1925年，海明威出版了《在我们的时代里》这一短篇故事系列，显现了他简洁明快的写作风格。继而海明威出版了多部长篇小说和大量的短篇小说，令他成为了美国“迷惘的一代”作家中的代表人物。《老人与海》获得了1953年美国的普利策奖和195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将海明威推上了世界文坛的至高点，可以说，《老人与海》是他文学道路上的巅峰之作。

其次，海明威的感情生活错综复杂，给海明威的作品增添了大量的情感元素。海明威有过四次婚姻经历，这些经历赋予了海明威不同寻常的爱情观。司各特·菲茨杰拉德曾打趣道：“海明威每写一部小说都要换一位太太。”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竟然一语成谶。世人皆知，海明威有四大巅峰之作，分别是《太阳照常升起》《永别了，武器》《丧钟为谁而鸣》和《老人与海》，在时间上，他的确先后娶了四位太太。据考证，1917年海明威和一位护士相爱，但是不久后，这位护士便嫁给了一位富有的公爵后代。海明威对爱情始终抱有完美主义，所以这样的结局令海明威无法接受，甚至愤恨。因此，海明威常常将女人比作妖女，这一点在他的多部作品中有所反映。1921年，海明威与他的第一任妻子哈德莉结婚，但是婚姻观的差异最终使两人分道扬镳。不得不说，哈德莉对海明威的文学创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她的帮助下，海明威学会了法文并结识了著名女作家斯泰因。这段时期，海明威佳作不断，哈德莉却毫无成长，这促使了两人的婚姻关系更加恶劣。1926年海明威出版了《太阳照常升起》，这部小说使他声名大噪，也间接宣告了海明威与哈德莉婚姻关系的破裂。1927年，海明威与第二任妻子宝琳结婚，两人在佛罗里达州和古巴过了几年宁静而美满的婚姻生活。海明威在这几年中完成了他的不朽名作《永别了，武器》。然而，没过几年，海明威对

宝琳开始厌倦，他遇见了他的第三任妻子——战地女记者玛莎。最开始，海明威以玛莎为荣，并为她创作了《丧钟为谁而鸣》，令人叹息的是，这对最为相配的夫妻也在 1948 年结束了婚姻关系。海明威的第四任妻子维尔许是一名战时通讯记者，研究分析政治和经济形势，为三大杂志提供背景资料。婚后，维尔许放弃了自己的工作，专心照顾家庭，但这仍未给两人的婚姻关系带来一个美满结局。1961 年，海明威在家中饮弹自尽，享年 62 岁。

对大自然的喜爱之情和对生命的敬畏丰富了海明威小说五彩斑斓的主题，纷然杂陈的情感生活和不同寻常的生活环境造就了海明威作品中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因此，海明威的每篇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新闻及书信都有着鲜明的个人风格。海明威用最简洁明了的词汇，表达着最复杂的内容；用最平实轻松的对话语言，揭示着事物的本来面貌。他的每部小说不冗不赘，造句凝练，丝毫没有矫揉造作之感。即使语言简洁，但是海明威的故事线索依然清晰流畅，人物对话依然意蕴丰富。海明威曾这样形容自己的写作风格：“冰山在海里移动之所以显得庄严宏伟，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的部分露出水面。”这无疑是个非常恰当的比喻，十分形象地概括了海明威对自己作品的美学追求。海明威最开始创作了众多短篇小说，使他在文坛新秀中占有一席之地，后来《太阳照常升起》的出版，奠定了他在“迷惘的一代”代表作家中的超然地位。“迷惘的一代”是美国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涌现的一类作家的总称，他们共同表现出的是对美国社会发展的一种失望和不满。他们之所以迷惘，是因为这一代人的传统价值观念完全不再适合战后的世界，可是他们又找不到新的生活准则。海明威将“迷惘”这一形容词表现得淋漓尽致，他用深刻而典型的对话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青年的彷徨与迷惘的心声书写出来。可以说海明威的大量文字都散发着战时与战后美国青年对现实的绝

望。海明威不止竭尽所能地发挥着对“迷惘”的认知，同时也表现着海明威内心的“硬汉观”。海明威一向以文坛硬汉著称，他是美利坚民族的精神丰碑，代表着美国民族坚强乐观的精神风范。在《老人与海》中海明威用风暴、鲨鱼等塑造了一个“人可以被消灭，但是不可以被打败”的硬汉形象，同时也反映了海明威英勇、坚定的生活态度。海明威的众多作品中不仅充斥了“迷惘”“硬汉”等思想，不可忽视的还有他对自然与死亡的理解。作为一个对生命有着独特理解的文学大家，海明威形成了对死亡的坦荡、豁达的人生态度。《午后之死》就明确指出：“所有的故事，要深入到一定程度，都以死为结局，要是谁不把这一点向你说明，他便不是一个讲真实故事的人。”海明威想要表达“死亡是人生的终点，任何人不可逃避”这一观点。《老人与海》中也有海明威对自然生态的想法，海明威利用圣地亚哥、环境、鱼类的关系形象地阐述了：人不能过于追求物质享乐，要尊重自然、节省资源、保护生态环境，才能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总之，海明威光彩夺目的主题思想和艺术风格都在探究着人类文明进程中对生命的思考。

海明威的创作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发展变化过程。在海明威早期的作品中，海明威表达对西方资本主义日趋腐朽的绝望和内心痛恨战争的不满情绪，文字中蕴藏着一种悲观和颓废的色彩。海明威在创作中期才改变了这种思想，开始对西方资本主义和战争的本质有了新的认识，这是海明威心理历程上的一个重大发展。海明威的后期作品依旧延续着早、中期的写作风格和迷惘情绪，但是却比早、中期的作品反映的情绪更加明显。值得一提的是，海明威的创作中也充斥了大量的意识流和含蓄表达，从而使读者在真假变换中感受到人物或强烈、或浪漫的内心世界。

为了方便海明威文风的欣赏者了解海明威，我们特出版海明

威全集系列丛书，内包含海明威的多部小说、书信、新闻稿、诗等作品。读者可从中感受到海明威享受心灵的自由却求索不得的无奈，也可感受到海明威对内心对生命最强烈的回响。海明威的作品无论在中心思想层面，还是语言风格都有其独到之处，因此他的作品读来令人回味无穷。对于欣赏者来说，要具备独特的艺术鉴赏力和审美修养才能发掘海明威“海面下的宏伟冰山”，从而产生更多对生命的思考。

# 目 录

## 第一部

第一章 .....	3
第二章 .....	29

## 第二部

第三章 .....	39
第四章 .....	54
第五章 .....	69
第六章 .....	94
第七章 .....	101
第八章 .....	107
第九章 .....	124

## 第三部

第十章 .....	129
第十一章 .....	147

## 第四部

第十二章 .....	159
第十三章 .....	180

# 第一部 追猎与对话



# 第一章

我们正坐在万德罗博<sup>①</sup>的猎人们在盐碱地边用各种小树枝、小树干等做成的埋伏点里。突然，我们听到远处轰隆隆的声音，起初，那声音离我们很远，谁也说不清那是什么声音。不久后，它就停了下来，我们真希望根本没有什么声音，或者那只是风声罢了。可是声音又慢慢靠近了，现在错不了了，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近，还夹杂着一连串烦人的、无规律的“突突”的爆响声，一下子冲进了我们身后紧挨着的马路里。我们顿时紧张起来。

“哎呀，坏了！”那个爱表演的追猎手站起来说。

我立刻竖起食指放在嘴唇上并示意他赶紧坐下来。

“真完了啊！”他又这样说，还把双臂大大地摊开。我一直以来就不喜欢他，此时，我就更不喜欢了。

“等等再说吧。”我轻声说道。姆科拉<sup>②</sup>不住地摇头。看到我盯着他乌黑的秃脑袋，他侧过脸去，我又看到了他嘴角处稀疏的中国式胡须。

“没用啊。”他又用斯瓦希里语说。

“再等等。”我跟他说。于是他为了不暴露在枯树枝外，又低下头来。就这样，我们一直在这隐蔽的土地上坐到天黑，浓浓的黑都让我看不清来复枪的准星了；可是再也没有等到什么动物出现。充满表演欲的追猎手开始烦躁起来，一会儿坐下，一会儿又

<sup>①</sup> 万德罗博（Wandorobo，又称 Dorobo），东非一个以狩猎为生的民族，主要居住在肯尼亚西部和坦噶尼喀（坦桑尼亚的大陆部分）北部。

<sup>②</sup> 海明威在1933年12月带着第二任妻子保琳·菲佛（本书中的P.O.M.）去东非的肯尼亚和坦噶尼喀打猎期间雇用了一些当地人做追猎手和向导，姆科拉就是其中之一，他与下文出现的阿布杜拉都是当地土人。

跺跺脚站起来。

天边的太阳已经隐没在地平线了，看着最后一缕阳光慢慢消失，他凑到姆科拉身边悄声地说道：“现在天太黑了，根本无法瞄准开枪。”

“你闭嘴，”姆科拉对他说，“即使你看不到东西，老板也能够开枪射击。”

另一个受过教育的追猎手，为了再次证明他是受过教育的，用一小根尖树枝在黝黑的腿上画出他自己的名字阿布杜拉。我用并不赞同的眼光看着他，而姆科拉看着这几个字，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过了没多久，那个追猎手就把名字划掉了。

最终，我在最后一丝余晖中试图瞄准，可我发现尽管已经把瞄准器的孔径调得很大，还是无济于事。

姆科拉在一旁看着我。

“没用啊。”我说。

“是啊。”他用斯瓦西里语附和，“我们回营地吧？”

“好吧。”

车就停在大路前约一英里的地方，我们站起来走出埋伏点，踩着沙土，在树丛和树枝中摸索着往外面走回到了大路上，向着卡车走去，司机卡马乌看到我们走过来就打开了车灯。

都是那辆卡车坏的事儿。那天下午，我们把车停在路上，非常小心地步行接近盐碱地。这块盐碱地就是林中的一块空地，因为常有动物来舔盐，舔掉了泥土，就把四周添出了一个个的坑，进而形成了一个个深的泥塘。虽然前一天下过雨，但并没有淹没这片盐碱地，我们不仅能看到许多小捻<sup>①</sup>刚刚踩过的脚印，还能看到前天晚上到过这里的四只大捻巨大的心形的新鲜脚印。从脚印形状和被踢成堆的含稻草的粪便来看，这里每晚还有一只犀牛

① 捻，一种长有一对呈微螺旋状的分叉长角的非洲大羚羊，它的角就像被捻成的，故得此名。

会来。离盐碱地一箭之远处就是我们搭建的埋伏点。埋伏点里一半都是用灰烬和尘土搭造的，坑足够我们藏身，只需要把身体后仰，双膝抬高，头低垂，就能透过枯叶和细枝观察外面的情况。我有一次看到灌木丛中走出一只小公捻，它一身灰色，有一个粗壮的脖子，十分俊美，走到了与盐碱地交界的林中空地上，就站在那里，让阳光洒在它螺旋形的双角上。

虽然我瞄准了它的胸脯，但没有开枪，因为我不想惊动大公捻，它们肯定会在黄昏时出现的。可是它已经比我们更灵敏地听到了卡车的声音，逃进了树林；其他所有的动物，不管是在空地上的、灌木丛中的，还是从小山下来穿过树丛朝盐碱地走过来的，都在听到那爆炸似的当啷咚隆声后，停下了脚步。在夜晚时，它们一定会过来，但那时就太晚了。

现在我们的车在沙石面的大路上飞快地行驶，车灯照到路旁沙地上，忽闪忽闪的，那是许多蹲着的夜莺的眼睛，直到车呼啸而至快掠过它们时，它们才稍显恐慌地飞起；我们的车正驶过一堆堆白天旅行者们沿路向西行时留下的篝火灰烬，把此时我们前方正在闹饥荒的土地抛到身后。我在车里坐着，把枪托抵在腿上，枪管收在我弯起的左臂下，双膝间夹着一瓶威士忌，在黑暗中我把倒进酒的一个铁皮杯子从肩上往后递给姆科拉，让他把水壶里的水兑出来一些。这是我今天喝的第一杯酒，也是到这儿以后感觉最好的一杯。看着黑暗中密密麻麻的灌木丛呼啸闪过，感受着夜晚的习习凉风，嗅着非洲令人舒畅的味道，我顿时感到整个人都沉醉了。

不久后，我们看到前面出现了一大堆篝火。等到我们开过这堆篝火时，一辆停着的卡车立刻出现在路旁。我叫马卡乌停下车往回倒。等退到火堆旁时，我看到一个戴蒂罗尔帽<sup>①</sup>，穿皮短裤和开襟衬衫，身材矮小，有一双罗圈腿的男人，他正站在打开车

<sup>①</sup> 一种男人戴的窄边呢帽，主要流行于奥地利西部蒂罗尔地区。

前盖的卡车发动机前，四周围了一群土人。

“我们能帮忙吗？”我问他。

“不能，”他说，“除非你是机修工。这东西一点儿也不喜欢我，所有的发动机都不喜欢我。”

“你看会不会是定时器的问题？早前你从我们停留处驶过时，好像有定时器的爆裂声。”

“我觉得情况要比那严重得多，听起来有非常严重的毛病。”

“如果你肯到我们的营地来的话，我们有一个机修工可以帮到你。”

“你们的营地离这有多远？”

“大概二十英里吧。”

“现在如果是早上，我倒是愿意开过去试试。但现在不行，这车开起来的声音能把人吵死，我可不敢再往前开了。估计它想把自己报废了，可能因为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它，但如果我死了，我也不会给它找麻烦了。”

“你要喝点儿酒吗？”我把酒瓶递给他，“我姓海明威。”

“我姓康迪斯基，我好像听说过海明威这个姓氏。在哪里听过呢？哦，对了，是个诗人。你知道诗人海明威吗？”

“你在哪里听过他啊？”

“在《横断面》<sup>①</sup> 里看到过。”

“对，那就是我啊。”我非常兴奋地说。《横断面》是一本德国杂志，我曾经给他们写过诗歌，一些不登大雅之堂的诗，并出版过部长篇小说，几年前我的作品在美国还没能流行。

“这很是奇怪啊，”戴蒂罗尔帽的人说，“你能告诉我林格尔纳茨<sup>②</sup>怎么样吗？”

① 《横断面》(Querschnitt)，一部文学期刊，出版地是德国法兰克福。

② 林格尔纳茨 (Joachim Ringelnatz, 1883—1934)，德国诗人。原名汉斯·伯蒂歇 (Hans Botticher)。其作品主要是讥讽大众市民的生活方式和传统思想，取材于日常生活，不遵循诗歌格式，体裁特立独行。代表作有诗集《体育诗》《诚然》等。

“他很出色啊。”

“哦，你喜欢林格尔纳茨。好的，那你认为亨利希·曼<sup>①</sup>怎么样呢？”

“他一点儿也不好。”

这样他们有一搭无一搭地继续聊着作家与文学，他们都认为亨利希·曼一点儿都不行，对于他的作品是读不下去的。

“我看是我们的共同点啊。你来这里干什么呢？”

“打猎。”

“我希望你不是来弄象牙的。”

“不，我是来打捻的。”

“真不明白为什么人人都要来这里打捻呢？你这样一个有才华的诗人居然也来打捻。”

“我连一只都没打到呢。”我说，“但我们也已经辛辛苦苦地追踪它们十天了。要没有你的卡车‘嗡嗡’地经过，我们本可以打到一只的。”

“唉，可怜的卡车。但你应该打一年猎，一年后你就什么都打到过了，到时你也会后悔的。为什么你们都要荒诞地追猎一种动物呢？”

“因为我喜欢啊。”

“哦，当然，既然你喜欢这么做，我也没话说了。能告诉我你对里克尔的真实看法吗？”

“我只读过他最重要的一部作品。”

“哪一部？”

“《旗手》<sup>②</sup>。”

<sup>①</sup> 亨利希·曼（Henrich Mann, 1871—1950），德国小说家，德国著名作家托马斯·曼是他的弟弟。比较有名的代表作有《帝国》三部曲（《臣仆》《穷人》《首脑》）《亨利四世》等。

<sup>②</sup> 《旗手》，全称是《旗手克里斯朵夫·里尔克的爱与死之歌》，是一首散文诗，作者是奥地利20世纪象征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 1875—1926），这是他最早被译成英语的作品。